

愛情老戲新編

——看戲小札



自由談
肖復興

《櫃中緣》一戲很出名。戲裏演的櫃中藏人，是重要的戲碼。藏的是人，更是情。

看過戲後，我畫了一張新版的《櫃中緣》。如今，新版《櫃中緣》也常在生活中真實上演，便是原配夫人或丈夫捉小三的戲碼中，小三無論男女，藏於櫃中，最後演成大打出手的鬧劇或悲劇。

古時也有偷情，但《櫃中緣》演的不是偷情，而是真情。真情和偷情，都可以藏於一櫃之中。只不過，掀開櫃子，如大變活人的魔術一般，不是梁祝變成了蝴蝶，而是變成了毛毛蟲，就令人咋舌了，櫃中緣，便演成了櫃中恨。

《櫃中緣》一戲，又叫《梅玉配》。「搜樓」，是《梅玉配》中一折。搜樓，就是搜藏在櫃子裏的情人。

我畫過一張戲畫「搜樓」。畫裏的搜樓，和戲裏的搜樓，已是風馬牛不相及。

不過，相同的一點，無論畫裏還是戲裏的搜樓，都是將情人藏在樓中，被發現而後出現與師動眾的搜樓。不同的是，戲裏的有情人先從櫃中又從樓中逃走，最後終成眷屬。畫裏的情人亦可稱之小三者，卻大搖大擺地出現在眾人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至於最後成沒成眷屬，是兩說了，可能，她自己也意不在此，而另有所圖。

同樣的情人，同樣的偷情，含義不同，搜樓的結局亦不相同。

有意思的是，戲裏的搜樓動作極為誇張，為彰顯愛情的力量，居然把樓燒了。

畫裏和生活中的搜樓，敢嗎？還有一齣老戲《生死恨》，戰

亂中的悲歡離合，有情人最終未成眷屬。當年費穆拍過電影，梅蘭芳和姜妙香主演，曾經讓人唏噓不已。不過，放在今天，戲碼也可以有變。

我也曾經畫過新版《生死恨》，自然，畫和戲已毫無關聯，只是用《生死恨》老戲借水行船，演繹今天的現實。作為悲劇，生死恨有多種，戲中的韓玉娘含恨病死，只是其一。歷經磨難不死者，動盪之後，丈夫歸來，卻是面目皆非，自己妻子的位置被他人置換，老戲中很多，楊四郎便是其一，現今也不老少。

我在這張畫上題了這樣一句：世間多少生死恨，都是新人換舊人。

在有關愛情的老戲裏，《百花贈劍》最能揭示其殘酷的一面。漂亮女主愛慕英俊男主，不知男主卻是潛入家中的間諜，在男主妹妹掩護下，女主竟然贈劍男主許以終身。最後得知真相後，女主揮劍自刎。男主心知肚明，施的是美男計，何談愛情！女主就是個戀愛腦，以身相許，換得以身而死，侈談愛情。

人生大舞台，戲劇小舞台。戲就是人生的一面鏡子。

《梅玉配》的許金梅和蘇貞玉也好，還是《生死恨》的程鵬舉和韓玉娘也罷，《百花贈劍》的男女女主也罷，如果讓他們都站在今天這面鏡子面前，會看到什麼呢？或許，愛情並非都那麼美若天仙。美好的愛情，有時候抵不過現實的種種誘惑和考驗。在這樣現實面前，搜樓或藏櫃，贈劍或揮劍，都無濟於事，就是一把火真的把樓燒了，讓自己成為劍下鬼，也消除不了心頭的生死恨。

鏡子內外的我們，或許比戲更真實。



如是我見
黃秀蓮

在太古城中心地面看懷舊街頭小吃展覽，模型重塑了大笪地，但見車仔檔林立，美食紛陳，恍惚香氣氳氳，穿透玻璃櫃向我飄來，一時間神馳不已，怦然心動。

這模型很迷你，內涵居然包羅百味，濃縮萬象，把當年擺賣街頭的南北美食一一召來，縮龍成寸，在細小的空間裏各自表述，而造型極之精妙、細緻、傳神、生動，可謂嘆為觀止。在布局上，以大笪地飯店為背景，灰舊牆壁上批瀉甩落，營造貧窮氛圍，實際上，從街頭到巷尾，由球場到戲院，街邊擺賣，在平民區處處皆然。這場景雖然虛擬，實則正是當年即景，剎那間舊日香江風情復活起來，生氣勃勃，立體而鮮活地重現。

街頭叫賣固然不乏游兵散勇，然而聚合某點，儼然臨時市集，號召力當會更強，於是木頭車以插針姿態擠入，卻又亂

街頭小吃香猶在

中有序。且看木頭車雖則粗陋，但已包含了廚房所有功能，熊熊爐火，多格不鏽鋼煲，醬油芥末，竹籤碟子，更有大光燈照明。一時間火火旺旺，炊煙四溢，香氣混合，誘動飢腸。

一些食物早已消失街頭，如臭豆腐，我從未吃過，可是油鑊氣泡冒起，滾油吱吱地響的景象宛在眼前耳際。紅泥炭爐烤魷魚，香氣傳得最遠，偏又湮沒已久，後來我在超市買魷魚乾，當然風味無存，而我的胃可能是貪吃魷魚吃壞了。煎釀三寶、紅豆沙已升格為酒樓點心，車仔麵、及第粥、艇仔粥、油炸鬼、豬腸粉、鍋貼、生煎包、煎餃，甚至雞蛋仔都移進小食店。可幸炒栗子、烤番薯仍星星點點在嚴寒季節溫暖人間，安慰隆冬趕路的行人。

幸好展櫃裏滿眼美食，提醒了我，讓我領悟到自己的童年其實算得上吃得不錯了。街頭美食洋洋大觀，豐富得不讓五星酒店自助餐專美，價錢則相當親民、貼地、實惠，普羅大眾都有能力幫襯，備嘗



▲「非遺知味」展覽以香港日常飲食為主題。作者供圖

滋味，得享口福。我這窮孩子在袋裏有五角時，可以買一碗用大面盆煮的碗仔翅，然後不顧儀態就站在路旁，吃下熱氣騰騰的B貨魚翅。就是沒錢，也故意在木頭車之間繞過，聞聞住家廚房所不及的濃香，聽聽賣牛雜的用剪刀敲打爐邊以廣招徠，那一片市聲，那糅合蒸煎炸薰熬而成的一片香氣，原來那麼體貼地滋潤了我的童年。

春歸雅集



君子玉言
小杏

三月春歸，盛會又至。各方賢達匯聚京城，當中不乏港澳老友。老同事也來京。一時間，「我們的朋友滿京城」，讓早春的都市多了不少溫暖的點位。

港澳朋友中，有的在港期間常見常聚，來京時也得空看看，聯繫一直沒有中斷；有的過去熟悉，在港期間反倒各自忙碌難得有機會見，這次一見不免有老友重逢的驚喜，趕快加微信；還有的尚不知我已回京，還在問啥時候返港。屈指一數，離港整整兩年。老友老同事都大為驚訝，感嘆時間好快，也感慨似乎並沒有分別七百多天，或許因為一直保持聯繫吧。一直關注專欄的朋友更覺得，好像是每周都在見面呢。那天Connie聊起，我們相識整整二十年了，與大哥相熟也二十年了，還有好幾位認識十來年了。這十幾二十年的情義簡單至極，就是打個電話告知：我來了，你在這裏嗎？然後跑去敲敲門，坐下來喝茶說話。或者中午飯後一起喝會兒茶散散步。或者手頭工作忙完了，打個電話問在哪裏，找過去臨時湊杯茶。有時不過十分鐘，有時會不知不覺聊到夜半。無論怎麼見，總有的聊。絲毫不尷尬，也從不冷場。輕鬆如自家人。

「老」同事也過來了。趁一個下午小空檔，跑到駐地看他們，大家開心極了，彼此甚是想念惦念。我感冒着喉嚨嘶啞，談興不減。大家張羅拍照留念，連一向不愛照相的男士「老爺們」也不厭其煩滿嘴道找合適背景，難

得見一面，一定要合個影。道別時，大家都有點依依不捨，相約着明年再見。港澳老友們也約着在大灣區見。也有一些老友，在同一個場合偶遇，匆匆握手，分頭忙碌。

歷經歲月淘淘，能坐在一起，能輕鬆自在聊天、說說心裏話，有困惑時能開導分析解扣，有難處時能幫着想辦法，愈加難能可貴，倍加珍惜。走得長久的緣分，一定是彼此不敷衍不虛偽，真誠坦率不功利的。

隨車隊走過長安街，十里長街寬闊端莊，天安門前噴泉綻放，紅旗獵獵。這個場景我經歷了好多年好多次，實在太熟悉了，但是仍然每次心裏都會小小激動。每次到天安門大會堂也一定要拍照。這個地方很神奇，怎麼拍都好看。拍人人好看，拍景景好看。想必是這裏有氣場強大襯托。相同的地方，相同的

場合，拍照數次。變的是自己的容顏，變的是不同人群的聚散，不變的是恢宏美麗的背景，不變的是自己單純的內心。

每天看幾萬字的文稿看得腰酸頭痛，忙碌間隙去駐地健身中心放鬆，特別開心的是這裏有游泳池，體驗了一下。水溫微溫微涼，很舒服。不用怎麼熱身，下去游幾圈，周身通透，筋骨舒展。這是我自疫情以來、回京以後，第一次恢復游泳。我以為自己會技藝生疏，驚喜的是還好還好，果然游泳是學會後就終身不忘的好技藝啊。游上二十來圈（估計千八百米），幸福感爆棚。當年在香港每天也是案頭工作如堆，伏案一天後，最好的休息就是游泳。蹣跚五六分鐘到摩理臣山游泳館，夏天室外池，冬天室內一米九的深水池，埋頭水下萬聲俱靜，從此果斷把游泳列入治癒系。

看稿之餘抬頭望遠處高樓，天邊粉色的夕陽餘暉不知不知覺變成黛藍。這個場景日復一日，突然道別的日子就來了，我們在優異的成績中撫掌相慶，握手相擁。辦公樓的屋頂花園傳來報春花的訊息，小花陸陸續續密集起來，長安街紅牆邊的玉蘭樹也含苞待放。這個春天群賢相聚，老友重聚，萬花又匯聚，一切讓人眷戀又期待。

宏大老師說：你的文章所寫，都是美好的東西。希望你一直寫下去。我想，人總免不了老去，只願自己垂垂老矣時，還能一直葆有對這個世界的深情與好奇，況且還有這麼多良善的人，這麼多好物好景。要加倍用心地熱愛，用心地記錄。

▲北京三月的報春花。作者供圖



春到三峽

春到三峽，山花盛開，江水碧綠，船舶航行江面，構成一幅幅美麗的圖畫。

新華社

市井萬象

咸陽宿草幾回秋（下）



人與事
徐成

父親買菜除了按時令外，也看我們這幫食客的回饋。只要是大家讚賞的食材，他就會一直買。有時候我會不耐煩地告訴他，這道菜我吃厭了，他才終於不再買了。現在想來，這其實是不善溝通的父親對我們的愛意，而當時我只覺得老爸怎麼這麼沒創意。

我小學時，姐姐還未離家遠行，舅舅姨媽們和一群表親也時常來我家吃飯，因此每天開飯都是熱熱鬧鬧的。人多了，菜的式樣自然也多了，即便到後來只有我們三個人了，父親還是每天都會買很多菜，生怕沒有我喜歡吃的菜式。

父親還是一個喜歡嘗試新奇食材的人。有段時間冰鮮區出現了一種叫做鴉片魚頭的海鮮，一個個魚頭排放在那裏賣，並不見魚身。父親就買了一個回來，母親不知該如何處置，就用單鮑（用鹽稍加醃製後蒸熟）帶魚的方法處理了。沒想到這魚頭皮厚肉嫩，還有膠質，味道竟然不錯。回想起來，這應該是牙鮮魚的頭，「鴉片」乃音訛。遠在嶗州人流行吃蝦蛄前，我們家便開始吃這種怪物了。一開始我覺得牠甚是嚇人，不知道父親為什麼會想買這種怪蟲子回家。一吃才發覺，味道鮮美，與海蝦相比，別有一番風味。

我才能在餐飲業並不發達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小縣城裏嘗到各種各樣的美味。無形中，家庭飲食觀對我的影響便這樣傳承了下來；對於美食的喜愛和挑剔無疑是從小養成的。

小學五六年級時，我便很少和父親去小菜場了，即使他叫我去，我也覺得沒什麼意思。家裏養了一隻貓，似乎也不再適合養其他小動物了。那玻璃魚缸有一次不小心被石塊碰裂，於是我便徹底放棄了熱帶魚養殖「事業」。

初中後，青春到來，我與父親的隔閡也越來越深。父親五十歲時方生我，我們之間的代溝不是一般父子可比的。他不善於溝通，嘴上又常得理不饒人，平日對外張羅人際關係都是母親負責。漸漸地，我們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甚而常常說不了幾句話便爭吵起來。中學有段時間，母親去深圳姐姐處居住，每日放學回家，除了吃飯洗澡，我都只待在自己房間裏看書聽歌，甚少與父親交流；到了寒暑假便飛去深圳，與父親獨處的時間越發少了。小時候我常圍着父親轉，青春期後反而和母親的感情更好，與父親愈發疏遠了。

十八歲高考結束後，母親陪我去北京讀書，而父親只是把我送到家門口。從此之後，天南地北，平時連電話都極少打，每次

母親打電話來，父親也不會去線閒聊。父親那一代人似乎對於言語上的表達都十分吝嗇，他把自己的喜怒哀樂都藏在心底，任誰都無法窺見全貌。大學時每年寒暑假回家，與父親的交流雖也不多，但再無少年時那火藥味，有時候我還會和父親聊他年輕時候的事情，關於我從未見過的爺爺和奶奶，關於民國時期的嶗縣等等。讀研之後，假期要實習，回家的時間就更少了。彼時姐姐姐夫都在北京，母親也時常過來小住，而父親卻總不肯遠行。

二〇一二年冬天，我正忙着寫畢業論文和找工作，父親卻因為腦溢血住院了。那段時間筆試面試令我應接不暇，我想着等工作有眉目了再回家看望父親。十二月三日的晚上，我坐在公車上，本想忙裏偷閒與朋友去看個電影，卻突然接到姐姐的電話，她哭着說父親剛才突然病情惡化去世了。

我急忙下車，冬日的北京夜晚，乾冷異常，還吹着刺骨的寒風。我走在西北邊一條不知名的馬路上，踏着街邊厚厚的落葉，想攔住一輛回家的計程車，卻半日不見一輛空車。我腦海裏一片空白，漫無目的地走了很久，終於找到車回到了住處。我訂了第二天最早的班機回家，錯過了見父親最後一面，只能趕去送他最後一程了。

我與父親的隔閡也越來越深。父親五十歲時方生我，我們之間的代溝不是一般父子可比的。他不善於溝通，嘴上又常得理不饒人，平日對外張羅人際關係都是母親負責。漸漸地，我們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甚而常常說不了幾句話便爭吵起來。中學有段時間，母親去深圳姐姐處居住，每日放學回家，除了吃飯洗澡，我都只待在自己房間裏看書聽歌，甚少與父親交流；到了寒暑假便飛去深圳，與父親獨處的時間越發少了。小時候我常圍着父親轉，青春期後反而和母親的感情更好，與父親愈發疏遠了。

我與父親的隔閡也越來越深。父親五十歲時方生我，我們之間的代溝不是一般父子可比的。他不善於溝通，嘴上又常得理不饒人，平日對外張羅人際關係都是母親負責。漸漸地，我們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甚而常常說不了幾句話便爭吵起來。中學有段時間，母親去深圳姐姐處居住，每日放學回家，除了吃飯洗澡，我都只待在自己房間裏看書聽歌，甚少與父親交流；到了寒暑假便飛去深圳，與父親獨處的時間越發少了。小時候我常圍着父親轉，青春期後反而和母親的感情更好，與父親愈發疏遠了。

我與父親的隔閡也越來越深。父親五十歲時方生我，我們之間的代溝不是一般父子可比的。他不善於溝通，嘴上又常得理不饒人，平日對外張羅人際關係都是母親負責。漸漸地，我們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甚而常常說不了幾句話便爭吵起來。中學有段時間，母親去深圳姐姐處居住，每日放學回家，除了吃飯洗澡，我都只待在自己房間裏看書聽歌，甚少與父親交流；到了寒暑假便飛去深圳，與父親獨處的時間越發少了。小時候我常圍着父親轉，青春期後反而和母親的感情更好，與父親愈發疏遠了。

我與父親的隔閡也越來越深。父親五十歲時方生我，我們之間的代溝不是一般父子可比的。他不善於溝通，嘴上又常得理不饒人，平日對外張羅人際關係都是母親負責。漸漸地，我們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甚而常常說不了幾句話便爭吵起來。中學有段時間，母親去深圳姐姐處居住，每日放學回家，除了吃飯洗澡，我都只待在自己房間裏看書聽歌，甚少與父親交流；到了寒暑假便飛去深圳，與父親獨處的時間越發少了。小時候我常圍着父親轉，青春期後反而和母親的感情更好，與父親愈發疏遠了。

奇怪的是，我一直都沒有哭，我與父親總像隔着一扇門。到家鄉的那天，天色昏暗，烏雲密布，卻未能落下雨來，天公也像憋着一口氣無法暢快吐出。十二月的嶗州濕冷難耐，穿着大衣都感覺到陰冷。到了靈堂，看見眼睛紅腫的母親與姐姐，還有一些久未聯繫的堂親，人群雖熙熙攘攘，氛圍卻悽悽慘慘，然而我依舊沒有哭。穿上孝衣為父親守靈，行走完一套套的儀式，我還是沒有哭。

第三日是遺體火化的日子。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將我父親的棺蓋打開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此一別，便是永不相見了。淚水一下子湧了上來，多年未流淚的我完全失控，所有的記憶片段全部湧上心頭，每一頁每一幀都如尖刀般刺得我胸口發痛。一瞬間，那扇關了已久的門猛然打開，刺眼光芒中是父親遠去的模糊面容漸行漸遠，此生不復相見。

我們一家人站在火化室外等候，我腦海中如電影放映般閃現出小時候與父親一起去小菜場的場景。那條我們曾一起走過無數次的市心街，如今也大半不復存在，那些熟悉的店面攤頭早已拆毀，現實與記憶一樣漸次模糊。剩下的只有這些瑣碎的片段，偶爾泛上心頭讓人淚眼迷蒙。